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积极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持续推进能源法治建设,提升能源监管效能——

2022,电力市场这样建

■本报记者 赵紫原

2015年,伴随着电改“9号文”下发,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扬帆再启航,历经近七年实践探索,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市场化交易电量比重大幅提升,管理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随着改革驶入深水区,制约电力市场发展的顶层设计欠缺、实施路径不清等深层次、根本性、全局性问题逐渐暴露,亟需在改革中加以突破。

近期召开的2022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下称“会议”)敲定了七大重点任务。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能源法治体系、构建有效竞争市场体系成为新一年电力市场建设关键词。特别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近期中央与相关主管部门在各种场合频频提及,成为下一步电改工作的最强指引。

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战略战术须并重

会议明确,要“坚定不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能源法治体系,推动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体系”,并就这一工作部署了五项重点工作,其中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积极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依次位居前两位,无不体现出其在下一年能源改革工作中的重要性。

针对“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会议指出,“建立健全各层次电力市场协同运行、融合发展、规范统一的交易规则和技术标准,加强中长期市场、现货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的统筹协调,推动完善电价传导机制,有效平衡电力供需。”

而在“积极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方面,会议明确,“深化电力中长期交易,不断扩大市场交易规模。深入推进电力现货市场建设,推动具备条件现货试点转入长周期运行。积极推动辅助服务成本向用户侧疏导,通过市场机制充分挖掘

供需两侧的灵活调节能力,有序推动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

“推进电力市场建设的目标有很多,但这些目标最终都会反映在电价上,形成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始终是本轮改革的重中之重。”有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坦言。

另有电力从业人士亦指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亟需重视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妥善处理竞争与合作的问题、体制和机制的问题。“其中,体制机制是提升市场主体竞争能力和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

在上述电力从业人士看来,战略是为了创造尚未出现的机会,着眼于增量;战术则是着眼于存量以及对存量的优化。“若仅仅靠战术级努力,通过残酷的竞争占据细微空间实现市场扩大和企业效益增长,最终将陷入行业内卷。关键还是要强化顶层设计在战略层面的科学指引,才能最终实现电力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能源法治体系建设时不我待

会议同时指出,加快制定能源法,修订电力法、煤炭法和可再生能源法等。

我国能源法长期缺位,目前仅在电力、煤炭、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制定单行法律。2007年至今,能源法数易其稿,但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

业内人士指出,我国目前已具备能源法出台的客观条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速了我国能源结构转型的进程,迫切需要行业基础法律

的支持。而若无纲领性的能源法统领,单行法之间缺乏统一协调,必然无法处理四个能源革命与能源结构转型进程中的各种问题。

与此同时,单行法的修订亦时不我待。以电力法为例,其自1996年4月1日起施行。伴随着我国两轮电力体制改革和能源革命进程,部分条款与目前电力市场的发展需求早已不再匹配。“9号文”就曾明确提出,“立法修法工作相对滞后”是电力体制改革

面临的制约因素之一。

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展曙光表示,现行电力法颁布时间较早,主要解决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缺电问题,但与国家目前鼓励的新能源和分布式能源发展、电力市场化改革、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等多项重大政策文件有脱节之处。“因此,会议将电力法的修订纳入2022年重点工作,正是迎合新形势发展需要的应有之义。”

提升能源监管效能要避免“换汤不换药”

“以公平监管保障公平竞争”也是会议的重点任务之一。会议在部署“加强重点领域市场监管”时明确,

“深化电网、油气管网监管,加大公平开放、运行调度、价格成本、合同履行、电网代购电、机组非计划停运等方面的监管力度,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监管,对电力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目的就是要维护市场公平,但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

也对监管机构的专业能力、监管成本提出了更高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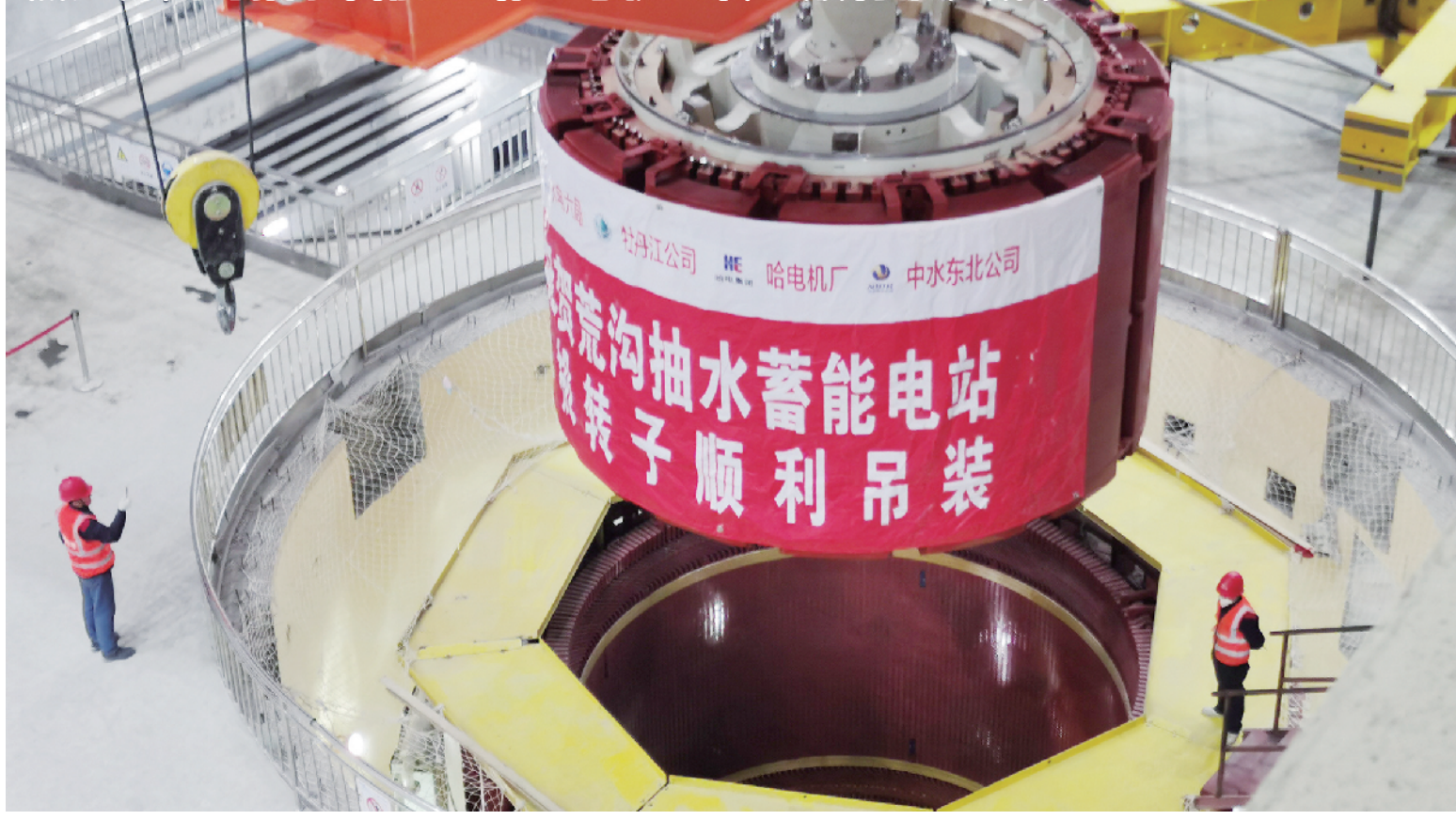
“9号文”启动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即意味着原有行政计划管理向市场监管制度过渡。监管制度过渡的速度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电力市场建设工作的快慢,而监管制度的质量与执行效果甚至可以决定电力市场化机制的具体方向。

有不具名的业内人士指出,由于我国电力市场建设刚刚起步,

全行业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出现了很多“换汤不换药”的“监管”,往往只是为行政管理披上了市场监管的“外衣”。

“必须通过建章立制,明确电力监管机构在市场规划、市场建设和市场监管方面的权力和责任。同时,由法律赋予监管部门对违规主体实施惩戒的权力,这样才能真正将监管政策执行到位。”展曙光进一步补充。

黑龙江荒沟抽水蓄能电站4号机组转子顺利吊装成功



图片新闻

1月5日,由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建,我国纬度最高的抽水蓄能电站——黑龙江荒沟抽水蓄能电站4号机组(最后一台)转子顺利吊装成功,标志着荒沟电站大件吊装进入尾声。该电站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三道河子镇,总装机容量为1200MW,单机容量为300MW,计划2022年6月底,全部机组投产发电。
人民图片

资讯

深圳2021年用电量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 近日据悉,2021年深圳全社会用电量达1103.4亿千瓦时,首次突破千亿大关,同比增长12.2%,创历史新高。深圳能源消费中,高端制造、信息传输、绿色低碳行业占比持续增长,凸显经济高质量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深圳5G用电量达2.72亿千瓦时,同比大幅增长100.39%。充电桩用电量达32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3%,同比增长18.89%。
(胡嘉莉)

甘肃:加快培育配售电独立市场主体

本报讯 近日,甘肃省发布本省“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政策要求,全面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加快培育发展配售电环节独立市场主体,明确以消纳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增量配电网、微电网和分布式电源的市场主体地位;完善电力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理顺输配电价结构,全面放开竞争性环节电价。
(赵紫原)

云南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上网电价

本报讯 为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近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支持中小企业纾困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其中提出,强化生产要素保障,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上网电价,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推动工商业用户都进入市场,取消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张胜杰)

2022年宁夏市场化电量约占58%

本报讯 近日,宁夏发改委发布《关于做好2022年电力交易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2022年全区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根据工商业用户年度总用电量规模确定,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58%。发电侧除优先发电计划以外电量全部进入市场。燃煤自备电厂在保证自用负荷的前提下,富余电量可参与交易。拥有入市燃煤自备电厂的用户,从电网购电量不得超过前三年从电网购电量的平均值。
(张胜杰)

“零元电价”频现 常规机组为何“赔钱发电”?

■本报记者 杨晓冉

1月1日,广东电力交易中心公布的日报显示,当日全省发电侧加权价格多时点现“零元电价”。

根据公开报道,2019年22日10时至13时,山东就曾出现实时结算电价为“零”的情况。而在2019年12月11日13时,山东电力现货日前市场甚至出现了-40元/MW的出清价格,这也是国内首次出现“负电价”。2020年4月13日13时,山东2020年第一次电力现货调电首日运行中,再现“负电价”,实时结算电价为-20元/MW。

零元电价及负电价为何产生?对电力系统有何挑战?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电力行业专家。

发电权之争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必然现象

谈及在电力市场逐步完善过程中,各地频现的零元电价甚至负电价,多位专家认为,其与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以及当前电力系统可再生能源发展占比快速提升的电源结构不无关系。

“零元电价及负电价的现像是建立在电力现货市场基础上的。在当前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较高的电力系统中,其间歇性

和周期性带来的不可控或者可控成本较高,导致一些不适合频繁启停的火电等常规发电机组为了不停机而压低报价,甚至不惜“赔钱”获得继续发电的权利,这就导致在电力现货市场结算过程中有可能出现零元电价或者负电价。”电力行业专家聂光辉认为。

聂光辉进一步指出,零元电价或者负电价只出现在电力现货市场某些结算区间内,从电力商品的属性讲不可能长期出现。

另有不愿具名的专家告诉记者,电力现货市场的竞争原理就是变动成本竞争,也只有这样才能忽视不同类型机组不同的造价,实现各种类型机组在同一个市场竞争。“由于电力系统中像风电、光伏这样的可再生能源机组边际成本较低,且享有优先消纳等补贴措施,而核能和供热机组等常规机组无法灵活退出供应,以致报出下限电价,所以就出现了零元电价甚至是负价。”

火电受“排挤”

电力系统面临新挑战

常规机组频繁启停,除了会产生直接成本外,还会威胁机组运行安全。所以,当短期供给过剩时,为尽可能降低启停成本,保持出力状态,发电侧往往会不要钱或赔

钱“买需求”。

“零元电价或负电价往往是临时出现的现象。”华南理工大学电力经济与电力市场研究所所长陈皓勇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现有电力系统缺乏大规模经济存储条件。“若短时用电需求低,则多发的电无法储存,加之电力系统又有运行安全的约束,并且难以真正通过价格信号引导用户灵活用电,从而导致发电侧作出‘赔钱买需求’的选择,最终产生零元电价或负电价。”

在陈皓勇看来,零元电价或负电价并不能完全客观反映电力市场供需关系,反而意味着电力系统中的可再生能源挤压了常规电源在供给侧的生存空间,对常规能源未来的发展构成了挑战。

“火电等常规机组在以边际成本为基础的现货竞价交易中被可再生能源挤压,使市场出清价格降低,甚至出现负值,导致难以生存。但同时,可再生能源的不可预测性、波动性,给电力系统的安全可靠性和灵活性带来了挑战。”陈皓勇分析。

“结构不合理”凸显

更灵活电力系统待探索

“零元电价凸显了电力系统对灵活调控能力的需求。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

力系统结构下出现零元电价或负电价,会促使电力系统储能的探索发展,以及电力系统互联规模的扩大。”上述业内专家指出。

聂光辉认为,零元电价及负电价反映了电力现货市场上的价格波动,也只有基于日前、实时全电量集中竞价电力现货交易,由于报价时间区间的缩小才有可能出现零元电价及负电价。“理论上如果出现零元电价及负电价,则更能够体现电能商品价格和位置特性,从目前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电力现货市场经验来看,分时间区域的报价更适合电力现货市场的运行与管控。”

据聂光辉分析,未来伴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行动的落实,电动汽车、电能替代还会带来电力消费的进一步增长。而零元电价、负电价这种背离电力商品属性、看似电力过剩的现象就意味着电力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

“电力现货市场的出现为电力短期供需的平衡提供了市场化手段,也反映出能源结构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需要进一步审视新能源与常规能源的作用和地位,能源政策制定要更加合理。”聂光辉说。